

深情专注写两崖

一向孤陋寡闻的我,自诩知道身边有哪些真正的文化人,不期然斯人远去,我近在咫尺居然无缘相见相识,更无从得知这位颇有文学素养的人,除了是通山县语文教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而且他的文笔实在了得,有数十万字的诗歌、散文、长篇小说,敝帚自珍却从未示人。那文字无论是文学上的意义,还是社会学上的价值,都属于上乘。那叙述的精准与究事究理的严谨,那把人物置于特定环境与矛盾之中的匠心,确是非等闲之辈可为。真真是真人不露相,大儒藏民间呀。

那天,同事送来素雅大方、条理清晰,端庄厚重的《朱廷立传》,翻开几页就被吸引住了。得知作者已仙逝,且是病重期间完成的传记,我惊讶,长时间陷入无语,除了摆头,想不到其他合适的表达。

一个七十多岁的癌症患者,是有什么样的意志,要高质高效地完成朱廷立传?古籍晦涩难懂,生僻字拦路,他是怎样排除一个个拦路虎的?一个距今数百年的人与如今有多大的隔膜,要勾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何其难哉,他又是如何沉入进去,同主人翁共呼吸同喜忧的,把一个历史人物树起来的?枯灯素笺之下,那双瘦手有着怎样的坚韧呢?他如何舟车劳顿、风餐风露宿,以谦卑竭诚之心遍访朱廷立为官之地,在他生活过的地方寻找真实的素材?

不可思议。唯有叹息,一个人抱定了目标,他的生命潜能会大大激发,创造出常人难以想

象的成就。一时,两崖如山,被作者鞭笞而来,我无法夺路而逃。

朱廷立号“两崖居士”,是通山县古代杰出的人士之一,给当地人最深的印象是在凤池山的会仙洞里秉烛苦读,以石头作书案,以石台为床,用辟谷般的执念求取功名,通过读书走上仕途,离开闭塞贫困的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写作《朱廷立传》的工作量无疑是浩繁的,查阅《明世宗实录》《两崖集》《王阳明全集》《中国盐业史词典》《明史》等数十本古装书以及谱牒,无异于一项浩如烟海的工程,要拨开云雾见日出,吹糠见米,于沙粒中淘金,从中理出脉络,全面、客观、准确地了解朱廷立的一生,循着他求学、仕进、吏治、乡居、速陷、归乡的踪迹,才能讲好一个励志故事。

全书22万字,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可读性强、颇具有教益的传记。它融合了历史书、教科书、传记文学等特点,因而可以说是贴近大众的社会科学书籍。该书以时间和空间为经,以勤学、治水、治盐、巡盐、爱民为纬,以感情为色彩,绘就一幅大写的士大夫像。用大量细节使人详尽地了解朱廷立所处的环境,他的心境与世道是如何勾连的,他晚景的豁达豪放有着怎样的皈依。

从文学意义上,随处可掇拾光彩。景物描写生动形象:“岩石一个个从地面钻出,突兀孤耸,互不牵连,有的如蟾蜍灵龟,匍匐在浅草疏林,有的如仙驹神骏,穿梭于茂林山脊;有的如

仙姝临凡,衣袂飘举神情凝重,有的如幽冥执事,爪须张舞面目狰狞。这些石块,恰如天仙地仙,妍媸毕至。”

全书处处展开大胆的想象,更凸显人物的形象,增强阅读快感:“遥远的天边,风起云涌,那是人生搏击的宏大舞台;脚下的山城,清澈明净,那是自己生养成长的根基;近傍的鹤仙崖壁立千仞,立地擎天,坚韧如钢的峭石不腐不墮;身边的会仙崖,突兀孤高,任凭酷暑严寒,永葆劲节不阿。”

我尤喜书中对朱廷立赋闲晚年的叙述。细致,平和,贴地气,暖人心。接待山村客人,与他们半天一宿地谈论乡风民俗,稻菽桑麻。举行春社的日子,乡民们跑到朱廷立家里,邀请他顺从一乡的风俗,携酒到村,参加乡土气息浓郁的祭祀土地神的典礼,然后大家散坐禾场,呼朋引伴,吆五喝六,共享祭余酒肉。朱廷立忘情地享受着这些活动带给他的快乐,有时忘了天色,误了回家,随处留宿,甚至自豪地说,“百里皆吾舍,何须归思飘”,“这方圆百里都是我住宿的地方,何必一定要回到家里去呢?”如此,一个亲切、丰满的人物形象就立在读者面前,仿佛我们也在那人间烟火气中生动活泼起来。

总之,随手翻来,处处带电发光。牵引人穿越过弯弯绕绕的狭途,走向广阔的时空。

于是,我记住了《朱廷立传》作者——朱希敏,尽管太迟,亦是值得庆幸的,至少还可以神交。

家乡黄瓜

■周瑞云(赤壁)

家乡鄂南水土肥沃,雨量丰沛,光照充足,特别适合黄瓜的生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亲们吃菜都是自己动手,自行解决。生产队分配各家一小块三、五分不等的自留地用来作为菜园,种植一些四季不同的蔬菜。品种不多,年年“老现样”,黄瓜当先,再加上辣椒、茄子、南瓜、萝卜、白菜等。这些蔬菜全部施用农家肥,且可连续留种,不必年去种子站购买菜种。

家乡人叫黄瓜为王瓜,是众多菜品中少有带“王”字的蔬菜。古时,早春二月想吃黄瓜,除非生于帝王之家才有此奢望。唐代诗人王建在《宫前早春》中写道:“酒慢高楼一家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这内园指皇家园圃,诗中的“瓜”是用温泉水加温在温室种植的黄瓜,用来作为宫廷贡品,供皇帝御膳享用,故名:“王瓜”。据历史资料考证,黄瓜由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后传遍大江南北。那时,中原地区百姓称西域人为“胡人”,把从西域引进的黄瓜称为“胡瓜”。五胡十六国时,后赵皇帝石勒忌讳“胡”字,汉臣襄国郡守樊坦将其改为“黄瓜”,以示尊重。

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每年早春三、四月间,正是种植黄瓜的“黄金季节”,选用疏松肥沃土壤,施加足够猪粪、草木灰、鸡粪等农家底肥;把黄瓜种子放入温水浸泡半天催芽,播撒至土层表面,覆盖薄膜保温,使其快速发芽;待黄瓜枝蔓长至三寸长时用水竹杆或树棍搭建瓜架,引导藤蔓顺架攀爬生长。

小时候,吃得多的是黄瓜,记忆深刻的也是黄瓜。记得家里有一块位于村湾尾部的祖宅基,到处都是破碎的砖头瓦片,爸妈集体劳动收工后,靠肩挑背驮运走遍地瓦砾,用锄头、铁锹开垦出来做菜园。开春时节,父亲都会在菜园里种植许多蔬菜,其中种得最多的就是黄瓜了。那时,蔬菜种类不多,挑选余地不大,大人一天到晚挣工分,无暇顾及种菜。种几株黄瓜方便适用,随吃随摘,生熟两吃,既可当菜咽饭,也可生吃充饥。我们饥饿时经常偷偷摘黄瓜饱肚,左邻右舍乡亲从不责怪。

黄瓜种植方法简单,对自然环境要求不高,易生易长,产量高,深受家乡人青睐。它营养价值较高,人人爱吃。全国各地和各个民族食法花样众多,滋味各异,特具特色,但主要分熟吃和生吃两种。炎炎夏日,亲朋满座,黄瓜大有用武之地,酱酸黄瓜、凉拌黄瓜、炒黄瓜、小排黄瓜汤等等纷纷登场亮相,色泽鲜艳,口感爽脆,是夏季佐酒下饭的时蔬好菜,深受人们喜爱;有的一不酱、二不拌、三不炒,将黄瓜洗干净,拿在手中当水果一样的吃;有的人特别喜欢食拌酸黄瓜,将黄瓜洗净、除皮,用刀切成薄片或切段拍碎,用适量的盐腌制片刻,然后倒掉盐水,放白糖或麻油,添加辣椒油、酱油、香醋拌着吃。这样的凉吃可增加食欲,消除腹胀,并有退干热作用。

酸黄瓜是腌菜的一种,口味酸甜,是一道开胃小菜。有的人家把丰产时收获的黄瓜用盐水腌起来,制成泡菜,放到冬天蔬菜紧缺时享用。黄瓜经过腌制含有单宁酸,常吃酸黄瓜,可以使患有低血压的人升压防病。成年人每天适量吃黄瓜,即有明显减肥作用,也可以消水肿、解口渴、解毒又清热;黄瓜皮可治咽喉肿痛、小便短黄、目赤头昏、中暑烦热。因此,黄瓜可谓最佳的食疗蔬菜之一。

酷暑难熬,食欲不振,黄瓜是清热解暑,调剂胃口的首选食品。如今,菜场和超市随处可见带有黄色花冠的鲜嫩黄瓜,人们一年四季都可享受黄瓜美味。

父亲的“哲学”

父亲没读多少书,但有他的一套“哲学”理论。从小,父亲就以自己的“哲学”思想熏陶我们,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也影响着我们。

小时候,家境贫穷,兄弟姐妹几个学费都交不起,我们总是埋怨父亲没本事,父亲却不以为然,拿一些大道理来约束我们。譬如吃饭睡觉多说了一句话,父亲就告诫我们说“食不言,睡不语”,小孩子嘴多话长没出息。兄弟姐妹们都不服气,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对抗父亲。尤其是我动辄就跟父亲赌气,只要父亲敢动我一下,我就赌气不吃饭,父亲奈何我不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当我成家有了儿子后,儿子不听话的时候,同样,我也搬出一套套的道理来驯服儿子。儿子却不服气地冲撞我说,就你管得宽,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还以为自己多厉害呢!一语惊醒梦中人,突然,我惊异地发现自己俨然就是父亲的翻版,虽然一事无成,但自我感觉还可以。

21世纪初,凭借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沿海发达地区藏龙卧虎的青年才俊创业打拼,我也热血沸腾头脑发热,鬼使神差倾其所有地开始打拼,似有不干一番事业誓不罢休的决心,然

而,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金融危机爆发,导致自己几乎崩溃。

知子莫如父。父亲似乎知道我举步维艰了。有一天,父亲坐到我身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父亲简单的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接着,父亲意犹未尽补充说道,“人要真心,火要空心”,“即使上帝关了这扇门,也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对呀,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没有谁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人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成长,再大的金融危机也不敌诚信创业呀。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终于,经过苦苦挣扎一阵子后,摇摇欲坠濒临倒闭的公司,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

于是,我自愧不如父亲,自惭形秽起来。大到扛枪上阵不如父亲这个老兵,小到精耕细作也不如父亲这个种田能手。虽然人到中年了,但还是像栖息在父亲这棵大树上的小鸟。不但没有好好地孝敬父亲,而且总是父亲在为我操心。

去年,由于工作需要,我想换一辆体面一点的新车,父亲打电话问我差不差钱,并且说差



钱就帮我一点。我被父亲问得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父亲。要说不差钱吧,买车的钱八字只有一撇,要说差钱吧,怎么好意思向父亲伸手要钱呢?我说,我都年过半百了,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差不差钱都不能要您的钱呀!父亲又搬出他的“哲学”告诉我说“人在做,天在看”,虽然你的条件有限,但孝心可嘉。父母不希望你给我钱,但希望你日子过得好。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就是我的父亲,简洁的话语却意蕴着深刻的“哲学”。

朴树与紫藤

门前的绿化乍一看还可以,树种不少,树形也高大,东头空地三三两两栽植几株常绿乔木,西面角落错落有致栽下几根落叶树种,疏密有致,搭配考究。这些大树都是从乡下低价收上来的,为了运输方便和保证树木成活率,大树往往被“截肢整形”,刚栽的时候,很不错,时间一长,树木就会大幅度的掉叶枯枝,这是生物的一种自然保护机制和应激反应,为了保命,它们全然不顾自己的脸面和尊严。最要命的是那棵朴树,一连几年秃头秃脑,枯枝败叶,不伦不类,大煞风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天,闲步于街区小巷,见一树紫藤花开满天,紫莹莹的,像钻石一般晶莹闪烁,尤其是那成串的长条叶片葱绿中略带嫩黄,既亲切又眼熟。猛然间,我想起了门前的那棵丑陋不堪的朴树以及它总也长不齐的树叶,而且有了一个惊人的创意。

老家的山上地里到处长有紫藤,它的生命力格外的旺盛。它,不择地貌,一旦扎根于地,便一个劲地匍匐蔓延,四处发展,目之所及,一片生机,一片绿意,只是花色略显深邃和忧郁。

不管怎样,它的叶子长得确实像朴树叶,没多想,我就挖了一棵栽在朴树旁边的空闲处。正如意愿,一个春天,它就枝繁叶茂。用铁丝为它引根线搭个桥,一溜烟,它就爬上朴树,不多久,它就补齐了朴树的“短板”。从前稀疏零落的朴树枝头又见昔日的繁荣,最神奇、最可观就是谁也分辨不出紫藤的叶子竟然开在了朴树上,就像朴树本来的叶子,而且开得那么自然和自信!

按照植物分类,朴树属荨麻目,而紫藤是蔷薇目,前者是木本植物,后者系藤本植物,这种结合可谓跨“目”间的超越。最初我时常为之得意窃喜,只在紫藤忘形怒放时,才忽发人性的自私和芜杂,才感觉怒放的紫藤是对人性的一种窃笑。你不能把“张冠李戴”、“鸠占鹊巢”的无知和野蛮强加于它,因为那是我自作多情牵强附会绑架了它的意志,它未必愿意这般附庸风雅,攀龙附凤,如果真是这样,也算是为人作嫁,成人之美。

几年之后,紫藤枝干愈发粗壮,枝叶愈发浓密,花朵愈发艳丽,整棵朴树俨然成了紫藤恣意想象和发挥的天地,朴树还有无属于自己的体

面和尊严外人已无法知晓,可能也没人再去留意与关心朴树的想法。说实话,紫藤有了朴树的依靠,发展的空间,上升的平台,又尽情地汲取大地的营养,枝叶已经占据整个朴树的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每到夏秋,紫藤上还缀满一串串形如刀豆的果实,沉甸甸地落落大方地展示丰收的喜悦,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夏天,紫藤与朴树的合体成了人们纳凉和停车的好去处,没有人再怀疑朴树的存在,也没有人去指责紫藤的不妥。每至冬天,紫藤叶与朴树叶几乎同时凋谢,紫藤把自己巧妙地伪装成朴树的一部分,亲昵地依偎于朴树,朴树压根儿也没把它当成外人。

又一个阴云密布的晚春清晨,“咔嚓”一声巨响,几滴潮湿的水珠成了压垮朴树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朴树的枯枝再也无法承受紫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限生长的势头,紫藤轻盈而又优雅地从朴树的头顶悠然降落并稳妥地趴在朴树的背脊上,一如从前那般怡然自得,朴树向上伸出的光秃秃树枝还在那里发出阵阵声响,它应该还有自己的想法。

■吴国庆(温泉)